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碧書

二〇二五年 十一月號

特稿：多瑙河畔，又一段諾獎佳話／張執任
幾見花開 一任年光換——澳門文學小記／穆欣欣
萬花筒：小明會返香港嗎？——廣東童謠趣談／韋然
追記一場仲夏的文學聚會／崔文冰
亦舒錯評張愛玲／莊園
文學開拓人世間的海闊天空／朱華

菊花



傳統牙雕藝術

青霞園地

文、圖 林青霞

樺加沙十級颱風
窗戶貼滿了膠帶
狂風驟雨呼嘯着
玻璃吹成了弧形
窗內檯燈的光暈
灑向沙發和花墊
在最危險的時刻
我發現了美
你看



在末世暗影中 點亮文學的星火

潘坡明

二〇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將世界的目光引向了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引向了那位以複雜長句編織末世寓言的小說家——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考伊。諾獎評審委員會的讚辭如是說：「在末世恐懼中仍能通過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藝術的力量。」這不僅是對其文學成就的肯定，更是對一種不屈的藝術精神的致敬。

拉斯洛的文學世界，常被形容為一場漫長而無望的「撒旦探戈」。他的句子如熔岩般緩慢流淌，纏繞、窒息，卻又在絕望的泥淖中，透出詭異的音樂性與結構之美。正如其中文摯友張執任與譯者余澤民所形容：那是一種「魔鬼般邪惡力量的指揮與驅動」，場景荒僻，敘事宏大，在沉緩苦澀的文字內部，蘊藏着先知般的洞察與隱喻。讀他的作品，彷彿走進一座沒有出口的迷宮，卻在黑暗的盡頭，窺見人性的微光與藝術的救贖。

而這位被譽為「匈牙利末日大師」的作家，卻與遙遠的東方文明有着不解之緣。他不只是李白的信徒，更是中國文化的癡迷者。二十多年前，他深入四川，追尋詩仙遺風；他的家中，掛滿中國書畫，迴盪着京劇唱腔，甚至以筷子進食，儼然一處微型的文化飛地。那個在布達佩斯近郊「山丹丹」小院裏的「中國之夜」，不僅是友情的見證，更是東西方靈魂在文學火焰下的交會。

拉斯洛的獲獎，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一場跨越語言與文化的勝利。這背後，站着一位低調而堅韌的推手——譯者余澤民。他從漂泊異鄉的落魄醫生，到無師自通國語，再到成為匈牙利當代文學在中文世界最重要的引渡人，其歷程本身就如一部小說。他筆下的拉斯洛，既忠實於原文的艱澀與沉重，又賦予其漢語的節奏與張力，讓中文讀者得以一窺那「熔岩流淌」般的敘事奇觀。

在當代文學日益輕淺、速食的潮流中，拉斯洛的寫作無疑是一種反抗。他不討好讀者，不簡化思想，執著於挖掘人類處境中最深沉的恐懼與困惑。他的作品提醒我們：文學不是逃避，而是直面；不是裝飾，而是揭示。即使在最晦暗的時代，藝術依然有能力為人類保存一絲尊嚴、一點溫度、一縷對意義的追尋。

正如他在多瑙河畔的小院中，遙想長安，聆聽京劇，吃中國菜，拉斯洛的文學實踐本身，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明對話。他的獲獎，不只屬於匈牙利，也屬於所有在絕望中仍相信文字力量的人。願這縷來自東歐的文學星火，繼續在世界的閱讀版圖上，燃燒，照亮，並與我們腳下的土地，遙相呼應。

目錄 CONTENTS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號 總三十一期

3



明月灣區

卷首語

潘耀明

在末世暗影中 點亮文學的星火

特稿

張執任

多瑙河畔，又一段諾獎佳話

穆欣欣

幾見花開 一任年光換——澳門文學小記

文化綠蔭

胡燕青

鄰居的樹

鄭斐子

由〈歸去來兮辭〉說起（下）

張欣

流年憶舊——吃食堂

伍東林

薛憶瀉的「小眼睛」與其文學內觀

萬花筒

韋然

小明會返香港嗎？——廣東童謠趣談

崔文冰

追記一場仲夏的文學聚會

羅海雷

烽火童聲再添憶：孩子劇團的英烈與星光

黃秀蓮

讀《我的紅楓歲月》

莊園

亦舒錯評張愛玲

崔森森

一場武俠交響盛宴——我聽《神鵬俠侶交響樂》

朱華

文學開拓人世間的海闊天空

肖小娜

廖姐妹、鴿子和溫泉

莫雲漢

歐遊詩草

嚴瀚欽

水難

王慧娟

共生

周蜜蜜

致七十六道年輪：掌心迸發的光痕

周瀚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兩首（外三首）

學苑春秋

常暉德、梁馨之、王碧珊、黃梓琪、簡朗同、林子明

文、圖

林家霞 青霞園地

封面內頁

名家手跡（劉詩昆）

封底

床前明月彎定圓 〔學府點滴〕痛



17

7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勞斯璣霍爾考伊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本文作者與拉斯洛相識二十多年，與其中文譯者余澤民也熟悉，今獨家撰文紹介拉斯洛，談他對李白與中國文化的迷戀、難忘的山丹丹中國之夜，以及回溯余澤民的翻譯路與肯定拉斯洛的傑出成就。不乏一手資料。

——編者

多瑙河畔，又一段諾獎佳話

張執任

十月九日，北京。晚飯之後，我早早就拿着手機等着。有消息說二〇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會在北京時間這天晚上七點揭曉，我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是誰獲獎，會不會如網上猜測的那樣，是「陪跑」多年的殘雪或者「陪跑」年頭更多的村上春樹？

七點剛過三分，消息傳來：本屆得主是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勞斯璣霍爾考伊（László Krasznai），另有譯名克拉斯諾霍爾考伊·拉斯洛）。我不由得拍着大腿高興地「嘿」了一聲。為什麼「嘿」？因為我認識這位新晉諾獎得主，不但認識他，而且還認識他多部作品的中文版譯者余澤民。一時間，我覺得原本與諾獎之間的遙遠距離被拉近了許多，好像成了發生在近旁的事。

認識拉斯洛·克勞斯璣霍爾考伊，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天，經朋友介紹，他約我在布達佩斯第一區一家知名的咖啡館見面喝咖啡，說是想去中國四川探風寫一部紀實作品，讓我介紹些那兒的朋友給他。那時的拉斯洛與現在照片上看到不太一樣，比現在清瘦，當然也年輕得多，他留着齊頸棕髮，戴一頂尖頂的呢帽，下巴上留了一小綫小尾巴似的山羊鬍子，一副前衛詩人、作家的樣子。他說他的姓太長，有點拗口，我也可以叫他「好丘」——這是一位漢學家給他起的中國名，因為他的家族姓氏「克勞斯璣霍爾考伊」本身就是祖上老家一座山名，從詞義上說叫「好丘」也契合。

李白迷與山丹丹的中國之夜

拉斯洛是個李白迷，用今天的話說是李白的「粉絲」（在匈牙利，很多人是李白的「粉絲」）。他這次去中國要寫的作品選題是：李白詩歌對現今中國人的影響。一個匈牙利作家竟找了這麼一個選題，在我看來腦洞有點大，可我還是給四川的作家好友田雁寧掛了國際長途

電話，託他接應幫忙。田雁寧十分給力，又找了幾位作家朋友，一路接力，陪伴拉斯洛去了李白故里江油以及成都四周好些地方。

一個多月後，拉斯洛從中國歸來，給我打了個電話，邀請我去他家吃晚飯。他的家在布達佩斯以北一個被在匈牙利人叫做「山丹丹」的小鎮，是半山腰上一個可以俯瞰多瑙河的小院。怕我上山不認路，他特意到布達佩斯接我，給我帶車。他開的是一輛很破很舊的奔馳，一路冒着白煙，我開車緊隨其後，



二〇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勞斯璣霍爾考伊（左）與中文譯者余澤民。（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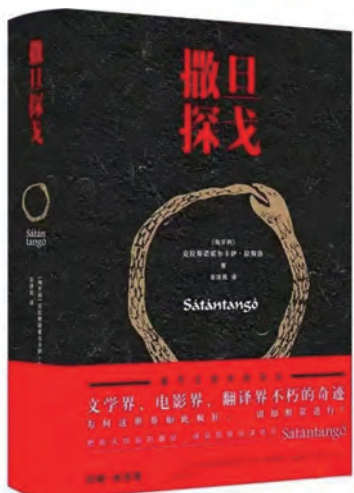
到了他家。一進院門，拉斯洛就迫不及待拉我進屋看客廳裏的布置，這裏的牆壁上掛滿了他從中國帶回來的圖片：有仿舊的老北京、紫禁城地圖，有中國書畫與故宮、長城圖片。桌櫃上擺滿了景泰藍、蘇繡之類手工藝品與唐詩宋詞之類書籍；錄放機裏則播放着京劇名角的唱段，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一個小型的中國文化展覽。拉斯洛告訴我，這些物件有的是這次從中國帶回的，也有一些是五年前去中國時背來的。我這才知道，原來他五年前就去過中國，也就是從那時起，他改用筷子吃飯，出門吃中餐，在家聽京劇，到處搜集與中國有關的書籍，留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而且開口閉口離不開中國。

這天晚上的主菜是一大鍋在院子裏用柴火燉出來的鹿肉，就着紅酒吃，吃罷又去客廳圍坐，繼續喝茶喝酒聊天。本來，拉斯洛只請了住在附近的幾個朋友一起吃飯作陪，可等到天黑的時候又不斷有朋友從布達佩斯和別處開車趕來，把客廳坐得滿滿的。原來，他們是知道拉斯洛歸來，又聽說有中國人來做客，趕來「湊熱鬧」的。拉斯洛向我一一介紹了他們，有詩人、作家、畫家，還有大學教授、名記者、名導演……都是匈牙利的文化人。

有這麼多的文化人在一起聊天，其熱鬧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從詩人李白斗酒詩百篇的典故到他戲弄高力士的段子，再到大唐盛世的長安，然後又扯開去聊到故宮、長城、兵馬俑，聊到孔子、華佗、《紅



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考伊作品《撒旦探戈》、《仁慈的關係》、《反抗的憂鬱》、《世界在前進》中譯本。（資料圖片）



惺惺相惜的翻譯者與摯友

說到余澤民，那絕對是一個有故事的人物。他是一九九一年出國來匈牙利的，那時來匈牙利的中國人很多，有幾萬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首都布達佩斯做生意賺錢，可余澤民不是，他在遠離首都的塞格德「漂泊」，靠不固定的工作拮据地生活，時常要靠匈牙利小夥伴們接濟才不餓肚子。就是在這樣的落魄的日子裏，他從零基礎起步，先是翻着字

的情景依然難忘，於是據此寫了篇散文叫《山丹丹的中國之夜》。確實確實，那稱得上是一個「中國之夜」！我曾問拉斯洛，這次去中國是自己一個人去的嗎？他說不是，還有一位在匈牙利的中國醫生陪我一起去。我後來與余澤民說起此事，才知道那位「中國醫生」就是他——因為他大學本科讀的是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剛來匈牙利那會兒還在南方邊境城市塞格德的一個小診所上過幾個月的班。

樓夢》……有關中國的話題是越聊越多，越聊越熱，聽得我心裏都犯嘀咕：這撥哥們們怎麼知道得這麼多？當然，當晚的重頭戲是聽拉斯洛講他此次中國之行的見聞——講他所看到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變化，還有他對他所喜歡的中國文化的見解……

多年過去，我對那個夜晚

典讀匈語小說，然後又翻着字典翻譯匈語小說，愣是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匈語。

此後的二十多年裏，他先後翻譯、出版了匈牙利當代前沿作家的作品三十多部。二〇〇二年，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獲得當年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國內的出版社急於出版他的作品，卻沒有合適的中譯本，經過一番周折他們找到了余澤民。余澤民不辱使命，辛苦近兩年完成了凱爾泰斯的《命運無常》、《英國旗》、《船夫日記》、《另一個人》四部作品的翻譯，終於讓中國讀者也能讀到凱爾泰斯。在翻譯別人作品的同時，他也自己動筆創作，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紙魚缸》、《狹窄的天光》，小說集《匈牙利舞曲》等十部著作，獲過「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中山文學獎」、「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和台灣「開卷好書獎」，還獲過匈牙利政府授予的「匈牙利文化貢獻獎」。

余澤民與拉斯洛相識三十多年，一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從早期的短篇小說《茹茲的陷阱》到後來的長篇小說《撒旦探戈》、《反抗的憂鬱》、《仁慈的關係》、《世界在前進》，他是拉斯洛絕大部分作品的中譯者。

先知洞察 在末世恐懼中震撼人心

余澤民說翻譯拉斯洛的小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就如他在《撒旦探戈》譯者序裏所說：「翻譯完這本小說，我感覺從人間到地獄裏走了一遭。絕望之

後的絕望，沒有人能逃出書中描繪的泥濘世界。」不過，對這種「痛苦」，他又有自己的發現。

他說：拉斯洛的作品「充滿了神秘而冷酷的隱喻，在奠定自己文學風格的同時，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高峰。一個個克勞斯璠霍爾考伊式的複雜長句接力，纏繞，確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岩順着地勢緩慢地流淌，流過哪裏，哪裏就是死亡。」此外，「小說的構架十分奇特，帶着強烈的音樂性，有時讓我聽到譚盾的《火祭》，有時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愴》的韻律，雖然場景荒僻，但是敘事宏大，在沉緩、苦澀的敘事內部有着魔鬼般邪惡力量的指揮和驅動，正是這種撒旦的旋律像擺布棋子一樣擺布着每一個角色，操縱他們的每一個步伐、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念頭。」這番話，正好暗合了諾獎評委會把今年的諾獎頒給拉斯洛·克勞斯璠霍爾考伊的理由：「在末世恐懼中仍能通過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藝術的力量。」

二〇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了，作為諾獎得主，拉斯洛註定要成為新聞和公眾關注的熱點。可是與往年不同，同時被推到聚光燈下的還有得主作品的中譯者、摯友余澤民。一連幾天，他接到的採訪和約稿電話一直不停，不分晝夜，很多是來自中國國內。

余澤民說，他本來與拉斯洛約好，這幾天要去他家做中國菜的，這一下，這頓飯吃不成了。

（作者為匈牙利華文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適逢澳門回歸二十五周年，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穆欣欣撰文綜述澳門文學的發展歷程，包括近期澳門文壇取得的成績、悄然改變着的澳門文學面貌、「離鄉」和「在家」的鄉愁等，誠為閱讀澳門文學的一把鑰匙。

——編者

幾見花開 一任年光換 ——澳門文學小記

穆欣欣

澳門的歷史是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從互相尊重、理解與互鑑，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文化場域，其中包含了中華文化和海洋文化、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和歸僑文化等。而澳門文學則是指涵蓋了使用中文和葡文創作的作品，在澳門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下生發的形態。

回歸前，澳門人經歷了從身份問題的自我探尋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後，在國家支持下，特區政府出台諸多文化的保護和扶持政策，澳門在本土歷史、文學、藝術等領域內望自省，文化澳門發展的目標日漸清晰。

回歸二十五年來，也是澳門文學從他者的觀望，到成為中國文學的參與者、建設者的重要發展歷程。

幾見花開

我們先梳理一下近期澳門文壇取得的成績。

廣東省作協公布「粵港澳大灣區港澳作家作品出版扶持計劃」項目公開徵集入選名單，六部作品港澳各佔三部。澳門入選作品分別為李烈聲《灣區雜憶》（散文）、初歌今《流水難聽》（小說）、龔剛《超現實的貓》（詩歌）。

澳門劇作家李宇樑憑劇作《捉迷藏》獲第二十六屆曹禺戲劇文學獎，成為澳門獲此具有重要影響力獎項的第一人，其作品以獨特的中西文化視角為當代戲劇創作開闢了新維度。

定居澳門十二年的巴西漢學家沈友友榮獲「第十八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這是中國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旨在表彰外籍作家、翻譯家、出版家在向海外介紹當代中國、推廣中國出版物及促進中外文明交流等方面的突出貢獻。沈友友是首位以

葡語翻譯中國典籍獲此獎項的巴西學者，他將《論語》、《道德經》、《莊子》歷史上首次從古代漢語直接翻譯成葡語，保護了作品的「原生態面貌」。其次是譯者在「原生態基礎」上，進行轉化和創新，用巴西人熟悉的生活場景，通過譯文中穿插食住行等物質文化解讀，作為理解中國精神的支點，這為當下文化交流與互鑑具有啟發和示範作用，在中葡文化交流上具開拓意義。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的個人文集《何以澳門》於今年初出版，以「一書三號」的形式分別在香港、內地和澳門出版。

澳門歷史學者、作家胡根的長篇小說《孤島》獲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批准改編成電視劇，九月開拍。《孤島》以澳門歷史為依據，講述抗戰期間在澳門從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鹿安平，以鏡湖醫院醫生身份團結民眾，打破日軍封鎖，支持抗戰的故事。據悉《孤島》的葡文版翻譯工作也在推進中。作品中鹿安平的原型為中共地下黨柯麟，為澳門人熟知。

澳門作家鄧曉炯創作的澳門歷史題材小說《迷城咒》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澳門兒童文學作家楊穎虹的《雀仔園的雀仔》在第三十一屆北京圖書博覽會上輸出版權至印尼；澳門兒童作家麥然作品《恐龍人魔龍機甲》獲第十二屆「上海好童書」稱號。

《香港文學》二〇二五年七月號出版「澳門文

學專輯」，總編輯游江的卷首語這樣寫：「這些文字既是對澳門『多元共融』精神的文學註腳，更是澳門以文化遺產為紐帶，向世界講述『古今共生』故事的深情告白」。

澳門文學的特點正在改變

凡此種種，正在悄然改變着澳門文學的面貌，即副刊文學和業餘寫作群體。

絕大多數澳門作家從報章副刊的「豆腐塊」專欄寫作起步。本地發行量最大的報刊《澳門日報》，及創刊歷史更為悠久的《華僑報》，培養了眾多本地作者。不少人是從學生時代就投稿給報章，然後開始在副刊寫專欄，文字積累到一定程度出版個人文集。澳門作者的個人文集，多是報紙專欄文章的「自選集」，文章以短小精悍的雜文為主，題材來源於日常生活、社會話題等，地域特色鮮明，言之有物，讀起來有親切感並帶有時效性。即使在紙媒面臨巨大生存壓力的今天，很多紙媒取消了副刊，《澳門日報》、《華僑報》等副刊仍然是澳門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陣地。

澳門沒有專職作家，更無類似內地「作協」這樣的機構。二〇二三年成立的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下設十六個專委會，其中作家專委會是澳門和內地「作協」對接的機構，但仍為社團性質。澳門的寫作人大都有一份正職工作，利用公餘時間寫作，這



讓澳門文學帶有天然的質樸、真誠與純粹，形成以散文、詩歌、中短篇小說創作為主的群體。熱愛，是很多澳門作者堅持寫下去的唯一理由。二〇二四年由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港澳兩地「作家回家」的交流活動上，我在介紹澳門寫作人的創作時說：「我們是用別人吃飯、喝咖啡、聊天的時間來寫作。」

澳門是一座只有六十八萬人口的城市，以博彩業聞名於世，然而澳門的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佔比甚高，堪稱「賭城」中的「奇觀」。形成原因很大程度在於澳門從官方到民間社團都注重薪火相傳的文學人才培養，特區政府對出版、辦刊、文學交流活動、徵文比賽等提供資金資助。深耕「文學初心」更體現在澳門基金會主辦的澳門文學獎，至今舉辦了十四屆；持續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長達三十年。從二〇一四年起澳門基金會和作家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文學叢書，先後出版五套共七十九冊涵蓋散文、小說、詩歌體裁的澳門文學叢書，這是迄今為止最多澳門作家參與、影響廣泛的重磅文學工程。澳門文學社團也把培育文學新人視作重點工作，傳承文學薪火。寫作群體開始出現視寫作為第一職業的年輕人。

如果說，在澳門回歸祖國這一節點上引發澳門作家思考澳門人的「身份」問題；那麼回歸祖國後，澳門文學的創作主題則更多圍繞澳門如何被看見，不止是澳門的賭場，還有澳門文化、澳門人及其價

值觀。澳門作家力求以文學形式來塑造和表達澳門，可視之為「文學裏的澳門」。曾在澳門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朱壽桐教授把這一現象精準地歸納為：「澳門文學是把歷史、古今、社會急速發展變化等壓縮呈現」。最能反映這一現象的，當數澳門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以澳門青年作家李懿在第十四屆澳門文學獎中獲獎的中篇小說《上升的島嶼》為例，將日常中的澳門街道加以文學的陌生化效果，小說中的男男女女都具有雙面性，作品風格冷峻而有趣。這或許源於作家本人出生在澳門、又具有在內地求學和工作的經歷，帶有雙重視角觀察澳門，故此能創作出這樣一部風格獨特的作品。

「離鄉」和「在家」的鄉愁

澳門是一處華洋雜處的地方。在澳門居住的葡萄牙人最早為這片土地蒙上了一層濃濃淡淡的鄉愁。但久居澳門之後，葡萄牙人又有了反認他鄉是故鄉的情懷，有葡萄牙諺語為證：「喝過亞婆井的水，就忘不掉澳門！要麼在澳門成家，要麼遠別重來。」因此，澳門文學帶有天然的鄉愁，除了是葡萄牙人對家國的遙望之情、是土生葡人尋根的漂泊感，更是華人背井離鄉，用文字來慰藉的思鄉之情。

涵蓋中文和葡文創作的澳門文學，最為人熟知的是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的小說《大辮子的誘惑》，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寧靜主

演，是很多人了解澳門的入口。二〇二三年澳門舉辦了飛歷奇誕辰百年紀念活動，肯定這位澳門土生葡人作家的傑出文學成就。

出生於澳門的飛歷奇，正職是律師，卻熱愛寫作，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也被改變成電影作品。另有《南灣》、《朵斯姑娘》等短篇小說。飛歷奇之子飛文基，子承父業，兼顧律師和作家兩個行業，多年來堅持創作土生土語話劇，針砭時弊、嬉笑怒罵，每年推出一部新作在澳門藝術節上演，保護了這一瀕危語言。代表作有《西洋，怪地方》、《畢哥去西洋》、《聖誕夜之夢》等。二〇二一年土生土語話劇被評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上世紀五十年代由女作家江道蓮用葡語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長衫》（又翻譯作《旗袍》）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版。江道蓮出生於澳門，在利宵中學完成學業後曾往香港工作，也在上海生活過，回澳門後加入《澳門新聞報》，是澳門第一位女記者。這部作品一如它的副標題「中國故事集」——集中描寫敢於和命運抗爭的中國女性，有助於我們從另一角度認識澳門，認識澳門這片土地上融合不同文化滋養出來的澳門文學。

至今依然活躍在澳門的一位重要葡語作家左凱士，身兼多重身份：記者、出版人、翻譯家等，創作《內港》、《死在四個夜晚》、《澳門地名書》

等作品，並主編、出版《中國詩歌五百首》、《陶淵明詩選》、《中國文學簡史》等。

此外，澳門的中文寫作者中，有一部分人並非土生土長的澳門人。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大批內地新移民來澳門定居，澳門歷史上經歷的又一次城市化進程。這批人被稱為「新移民」，有學者把他們的作品稱為「新移民文學」。新澳門人都有離鄉的記憶和思鄉愁緒。鄉愁，在澳門新移民寫作者筆下就是一場場個人經驗和記憶的書寫。如石城常描寫故鄉福建的鄉土人情、殷立民多憶江南往事、程文筆下滿是舊日廣州味道、谷雨筆端不忘上海、雙飛燕常往返上海、澳門兩地，筆下就有了兩個城市從文化到飲食的比較。

故鄉與鄉愁，源自古希臘語，意指懷念永遠失去的事物，包括把對現狀的不滿，轉化為把過去美化的距離感。即使沒有離開家鄉，家鄉的過往，也會經記憶加以美好化，凡過去的都值得留戀與回憶，形成「在家的鄉愁」。當下的澳門，和其他正在努力打造大都會的城市一樣，奔赴在高速發展和運轉的路上，進入商業化運作的社會，小城昔日的鄉里鄉情逐漸淡化，成為老澳門人最為留戀的風景。

年逾古稀的澳門作家林中英厚積薄發，近年以《雀園記事》系列文章，聚焦自己兒時居住的雀仔園社區。她筆下帶出澳門城市變遷的歷史及消失的老物件，喚醒人們對澳門往昔的記憶。她用文字回



歐遊詩草

莫雲漢

飛抵維也納

東往西來飛復飛。乘風鵬翼過遐圻。

莫嫌三落還三上。逆旅生涯得轉機。

註：從香港飛台灣，轉飛曼谷，再轉飛維也納。

遊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舊城區

重到斯城舊鎮中。十年見子尚坑工。

卑身平視頻行腳。一笑征塵日日同。

註：城中有一「工作中的男人（Man at Work）」青銅雕像。一市政工人，頭戴安全帽，從交叉路口渠坑，探頭爬出，雙手按在渠口邊，面露微笑。余十年前曾遊此地，王安石詩：「十年見子尚短褐」。

參觀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有懷尊生丈

皇家殿閣蓄文淵。一語曾將世界聯。

圖冊多珍成博物。大同想望百年前。

註：國際世界語博物館，附屬於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收藏大量世界語（Esperanto，意亦為「希望」）圖書、圖片、磁帶、紀念品、音像等資料。一九二四年，中國世界語學者黃尊生與蔡元培參加在維也納舉行之第十六屆國際世界語大會，出席者逾三千人，來自不同國家，皆以世界語發言、交流。翌年（一九二五）八月，第十七屆全球世界語大會在日內瓦舉行，黃尊生代表中國演講，闡述孔子之教育及政治思想）。

遊奧地利梅爾克修道院（Melk Abbey）

天命還從修道來。耶門教義院中開。

不忘立地分魚餅。餐飽聖衣好學裁。

註：在院區餐廳午膳。

（作者為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榮休教授。）

味舊城區鄰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珍貴情誼，中華民族的美好品德如孝、悌、信、義貫穿於文章細節中，體現在筆下老澳門人的言行上，對於這些種種的美好，澳門人常以「人情味」一詞概之。「人情味」成為澳門人認為最值得珍視的「本土特產」，常常在澳門文學作品中出現。而鄉愁與鄉情，正是閱讀澳門文學的一把鑰匙。最為人所知，莫過於聞一多創作的《七子之歌》，正擊中澳門文學「鄉愁」的核心。

躬逢盛世，澳門文學已開始步入收穫期；澳門也正發揮她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窗口的獨特作用，讓更多的優秀文化從澳門啟航出海。

（作者為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婦聯執委、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代表作有《文戲武唱》、《當豆撈遇上豆汁兒》等）

☞



鄰居的樹



胡燕青
香港作家

一個下午太長，滄海桑田太短。
人生的圖釘曾把我們固定在彼此的身邊，為彼此的小風景；
這一切將飄蕩於記憶的大海，
為海洋不至於單調。

如鳥和蟲子、甚至樹腳下泥裏的微生物的角度看，這是不作他想的美麗家園。

我不知道樹的品種，只知道樹很健康，樹幹極粗大，樹枝疏密有致而且強壯圓潤、樹皮發亮，樹葉均勻分布，而且葉葉新鮮，每一細節都顯出樹生長得極好，即使斜着長高，依然穩固平衡。一群大鳥住在上面，代代繁衍，就好像我們寄居於地球。只見它的枝條高低起伏，猶如江山布置，各為風景，各成文化，真是陰陽割昏曉；估計高枝日暖如赤道、夜寒為極地；低處則陰涼濕潤，適合不同的鳥棲息活動，分頭經營自己的故鄉。從鳥蛋開始，他們孵化、待哺、成長、飛行，經歷美麗的南半球的日出和日落，然後回到樹裏去，每一天變老，等一天離開。

我們仰頭思考，卻無法進入他們的童年、愛情和生死。我們能做的，只是一個決定。把樹斬了多建一個廂房？讓樹留住容納一個世界？一時間，我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眷戀一個香港的小單位，和單位裏剛上小學的孩子。而單位當然可以是一個廂房，或者一個鳥巢。

和樹相見多年，我見他越來越大，他見我越來越老。有一天我將再無力乘長程飛機到悉尼來，而樹自當繼續保護着這一群鳥。這友情將超過我們自己的生命。於是我為這一片相識的青綠命名：鄰居的樹。

一個下午太長，滄海桑田太短。人生的圖釘曾把我們固定在彼此的身邊，為彼此的小風景；這一切

在悉尼兒子家，鄰居的老樹是鄰居的痛症，卻是我的朋友。每一年到此地探訪兒子，總看見此樹越長越粗壯，佔去鄰居大片土地。澳洲的平房是連地買的（有地才讓價錢夠貴），買房子當然也得買下這樹。

此樹很大，樹冠下的地足以建一個四十人教室。可是，這裏沒有教室，只有幾個逐漸長高的小朋友。政府說這樹是先存於房子的大自然生物，不能砍。這麼一來，「祖母廂房」建不了，加個簷蓬也不容易。從用家的角度看，這真有點可惜。但從樹和樹的友人



將飄蕩於記憶的大海，為海洋不至於單調。

◎

由〈歸去來兮辭〉 說起（下）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前重哀命、靈效
是而生命、精神
方向而淨化、效
的而非能量、啟
文章期待正發、藝術
瞻心是期散升、提
瞻心是期散升、提

古代士人對生命之途的選擇，其實相對有限。像「憂道不憂貧」、「學而優則仕」、「小人喻於利」、「修齊治平」等等價值觀念，限制了讀書人的事業範圍：入世就是踏上仕途，不當官就是出世退隱。古今中外的政治都有黑暗不公一面，因此歸隱田園或山林，亦成為士人的選擇之一。士人家庭一般有點資源支持讀書舉業，故亦多少可以支撐退隱生活。

陶淵明向來被視為田園詩人、隱逸詩人，而〈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五首〉、〈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並詩〉等經常出現於詩文選集的作品，不斷強化這個印象。其實，詩人也懷有積極入世、報效國家，乃至收復河山的雄心壯志。以下詩句足可為明

證：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其八）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雜詩十二首〉其一）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十二首〉其五）

合起來看，這些詩句顯示陶潛由少年到中晚年，都懷着用世的抱負。他稱孔子為「先師」，「四十無聞」二句濃縮自《論語·子罕》；少壯時「猛志逸四海」，想像自己由西北的張掖馳騁到東北的幽州，書劍直指被胡人統治的北方。即使「盛年不重來」，他仍然提醒自己「及時當勉勵」；桃花源的小型理想社會，無疑源於蒼生之念。

因此，詩人固然「性本愛丘山」，然而永遠歸隱田園，卻並非其生命的優先選擇。〈歸去來兮辭〉體現的精神解放，是就永謝官場而言的，並不代表放下宏壯襟懷和社會理想。可幸的是，詩人的內心有一種「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感士不遇賦〉）的儒、道精神平衡，讓他在取捨進退中安身立

命。屈原無法放下委屈與過去，最終「忿懣沉江」，〈離騷〉亦充滿怨恨憤怒；班固所謂「露才揚己」，其實更屬於詩道之短。〈歸去來兮辭〉的精神和藝術方向正好相反：「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的心思，開展出海闊天空、行雲流水的藝術意境和精神境界。文章的方向是前瞻而非回溯，重心是期待而非哀傷；正能量生命觀散發着淨化、提升、啟迪心靈的藝術和精神效應。

詩歌到最上乘的層次，必然涉及心靈與修養。◎

流年憶舊—— 吃食堂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我那时候就知道人的本性都是容易趨利避害的，但其實又很難佔別人的便宜，對於東西常常抱以警惕。

我年輕的時候在基層部隊醫院工作，當時的醫院工作人員有兩個食堂，一個是幹部灶，還有一個是戰士灶，兩邊的菜金補助不同，當然是幹部灶高，戰士灶又稱大灶，菜金低，許多基層部隊的大灶早餐也是大米飯配鹹菜，因為沒錢買麵粉而

且戰士都是毛頭小夥，一頓吃七八個饅頭不在話下，伙食費就不夠吃了。

當時我已經提幹，所以吃幹部灶。說來奇怪，明明我們幹部灶這邊的菜金高，但是伙食卻不如戰士灶，由於兩個食堂挨的很近，大家出來進去的有時也會打飯到宿舍，發現戰士灶應季的新鮮蔬菜特別多，還有紅燒排骨、獅子頭啥的，我們幹部灶的炒菜裏難得見到肉，豆芽炒肉那就全豆芽，沙葛炒肉那就全沙葛，實在叫人難以下嚥啊。

一問，才知道戰士灶雖然菜金低，但是戰士們年輕、有朝氣，尤其女兵多還會過日子，召集大家一起去撿柴（樹枝、廢木頭啥的），當年的大鍋飯大鍋菜都是燒柴的，撿柴可以省菜金啊；他們還自己開荒種菜（基層醫院都是在山旮旯裏有的是地），澆水施肥長勢喜人；同時炊事班全體都是戰士，他們還自己養豬，你說那伙食能不好嗎？

反觀我們幹部灶就一司務長騎個二八寸的自行車去農貿市場買菜，如果司務長一不精明二不貪污（通常貪污的司務長單位伙食好）買的菜簡直讓人一言難盡，不是過季菜就是又老又糠，還有幹部灶炒菜的大師傅請的都是河南人屬部隊職工，手藝方面主要是會做麵食、饅頭、包子、花卷啥的，炒菜如果食材不行也難炒出什麼花來，說白了就是不好吃。

後來醫院後勤科的負責人也看着戰士灶眼熱了，說合灶合灶，一個醫院搞那麼多食堂幹嘛，心裏盤算



着，幹部灶菜金高戰士佔便宜，但是戰士們勤快對於伙食有幫補兩頭都不吃虧。伙食肯定會比從前好。

結果並不是這麼回事，兩個食堂合併以後伙食更差了，為什麼呢，因為戰士們一看增加了那麼多人，怎麼撿柴種菜養豬都是供不應求就乾脆躺平什麼都不幹了，那他們本來菜金就少，合灶就等於佔了幹部灶的便宜何樂不為。

隔了一段時間，兩個灶又分開了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我那時候就知道人的本性都是趨利避害的，容易眼紅別人但其實又很難佔到別人的便宜，所以對於趨之若鶩的東西常常抱以警惕。

◎

薛憶瀉的「小眼睛」與其文學內觀



伍東林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小眼睛的小學生》告訴我們，一位傑出的作家如何從最個人的記憶出發，通過卓越的文學技藝與深邃的內省精神，將一段特定歷史轉化為關於成長、創傷與救贖的永恆敘事。

是一部以精微筆觸重構歷史、以內省姿態勘探心靈的作品。它既是作家對其文學原點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清晰地映照出他作為一位「深圳作家」所特有的冷峻、敏感與跨地域的文學氣質。

小說的標題「小眼睛」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文學隱喻。它既指代一種生理特徵，更象徵著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不是宏大、全景式的俯瞰，而是聚焦、內斂甚至略帶偏執的凝視。薛憶瀉正是通過這雙「小眼睛」，避開了歷史敘事的俗套，將波瀾壯闊的「大革命的大時代」溶解於一個敏感兒童的日常感知之中：入學年齡的困擾、寧鄉「留學」的惶恐、樣板戲台詞的語言魅力、對死亡與追悼會的最初驚懼……時代的風暴在孩童的視角中被折射成無數碎片，它們不再僅僅是政治符號，而是與個體的飢餓、羞恥、好奇與溫情緊密交織的生命體驗。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賦予了歷史以可觸摸的肌理與令人信服的毛邊。

薛憶瀉的語言以其精確和冷靜著稱，他書寫苦難與荒誕，卻極少宣泄情緒，而是以一種近乎解剖學般的耐心，將個人與家族的際遇娓娓道來。外婆對「雙眼皮」的執念，交織着遺傳的遺憾與時代的審美焦慮；父親在「幹校」的境遇，通過「一大勺豬油」的尷尬細節得以呈現。這種克制而飽含張力的敘述，使得文本的情感力量不是撲面而來，而是靜水深流，在讀者掩卷之後愈發深沉。這正是薛憶瀉文學風格的

核心：他相信細節本身的力量，信任語言自身的邏輯。

作為一位常被打上「深圳作家」標籤的寫作者，薛憶瀉的文學之路與這座城市的特質有着隱秘的共鳴。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消解固着的本土，強調流動與重構。薛憶瀉的寫作，同樣具有這種「離散」與「重構」的氣質。他從湖南到深圳，再走向更廣闊的國際文壇，其筆下的人物與故事，往往也處在一種「在別處」的狀態。《小眼睛的小學生》中那個不斷在長沙、寧鄉、「幹校」之間輾轉的男孩，其心靈早就體驗了「生活在別處」的疏離感。這種源於個人經歷的「漂泊感」，使他能以一種抽離而又充滿同情的目光審視故鄉與歷史，從而獲得一種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意義。

從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寫作至今，三十六年的文學歷程，是一條不斷向內深挖、向語言極限挑戰的窄路。《小眼睛的小學生》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文學礦脈的一次深度回溯。書中對語言本身的迷戀（如對地名、簡稱的思考），對敘事真實與虛構界限的探索，是他在《遺棄》、《白求恩的孩子們》等作品中更為極致的文學追求的延續。

總而言之，《小眼睛的小學生》是進入薛憶瀉文學世界的一把鑰匙。它告訴我們，一位傑出的作家如何從最個人的記憶出發，通過卓越的文學技藝與深邃的內省精神，將一段特定歷史轉化為關於成長、創

傷與救贖的永恆敘事。薛憶瀉以其「小眼睛」的專注，為我們洞開了一個無比深邃而廣闊的人性世界。

◎

水難

嚴瀚欽

暴雨後釣起的魚，會比深海裏的鏡子，更容易照見磨損的故事。偶爾會突然醒悟這一世的擦傷。總要等到下一個輪迴的深潛才能找到合適的換氣。一艘漁船正在加速變老。一些詞語漫淹脖頸，所以我們只要烘乾大海就可以與時間，劃清界限；一張網捕撈起另一張網。即是秘密，一片虛無。稀釋另一片虛無，便是哲學。例如在真正的休漁期到來之前我們身上的沉默與海難。永遠不成比例，又例如短暫的航程裏我們唯一能記住的是那艘把所有空間都用來載負恐懼和痛苦，卻始終把自己排斥在外的海盜船——那麼就用僅剩的一隻眼睛觀測世界，就讓幸福這個詞在愛的領域裏永遠有一半筆畫不諳水性（嚴瀚欽為香港青年詩人，著有詩集《碎與拍打之間》。）



《小明上廣州》曾在網絡掀起熱潮，其爆紅背後源於一場對廣東童謠的歌曲化的文化工程。廣東兒歌之父、香港兒歌之父韋然回顧「小明」的誕生及傳播，更思考「小明」將來的去向。

——編者

小明會返香港嗎？ ——廣東童謠趣談

韋然

為兒童遊戲歌曲的類別中，就有由程麗明伴奏、香港大學合唱團的梁燕冰和曾家麗於一九七七年灌錄的《小明小明小小明》。其實，這首歌沒有像《何家小雞何家猜》、《排排坐》、《冰冰轉》、《雞公仔》等童謠兒歌廣傳出來。

二〇〇一年，我把《小明小明小小明》這首童謠再改寫為《小明坐火車》，交給李家仁醫生來唱，希望透過歌曲傳遞一些鄉土情給孩子，也讓香港的孩子透過歌曲，認識我們的國家。這首歌出版後若干年，我的姪兒來我家作客，「口噏噏」地唱着：「小明坐火車，坐火車到那一方……這火車到新會，這火車到洛陽……坐火車滿歡樂，坐火車走遍中國……」姪兒告訴我這首歌是他們學校的校歌，我才知道這首歌在香港的大中小學，都非常流行。李家仁醫生聽到這消息，常催促我再寫另一首小明的歌，但我卻沒有太着意，直至二〇一〇年亞運在廣州舉行，一時興奮，也想起了「阿哥行路上廣州，阿妹上船賣桐油……」這首地道的廣東童謠，就隨手改寫《小明上廣州》，借小明這一個虛擬的小角色，給大家介紹廣州的美景美食，也道出香港和廣州是樹同根、水同源，有時間要多去廣州逛逛。

《小明上廣州》的調子很上口，加上了年輕音樂人何沛澄的新派編曲，非常討喜，而我也特別為這首歌添加了時興的 Rap Talk，加強了歌曲的流行元素。

由《小明坐火車》開始，到《小明上廣州》幾何級數爆紅，小明一下子成為線上線下超級紅人的傳奇故事，原來也與《明報》有關。

一九七六年期間，文化人盧青雲女士在《明報》發表的一篇討論廣東童謠的文章，嘆惜珍貴的民間瑰寶被人棄之如草屣，怎麼沒有人好好地把握廣東童謠歌曲化，譜成孩子的兒歌。當年讀了這篇文章後，有所感觸，遂不自量力地獨力展開了廣東童謠歌曲化這一個文化工程，搜集資料，到民間采風，一寫，竟寫了幾百首，差不多把搜集到的童謠都譜了曲，而在分類

「小明返歸啦！」

對李家仁來說，這急口令式的 Rap Talk，差點兒教李家仁唱到叫救命。歌曲製作後，李家仁如常地到 TVB 的《都市閒情》獻唱。其後，李家仁的粉絲把電視台演出片段上載到互聯網，接着奇跡就發生了。歌曲上載至互聯網不到一日就成為網上熱搜，僅僅五日，就有六十多萬的點擊率，而歌曲同時在各華人地區都火爆起來，成為多個社交平台點擊率最高的歌曲，還得到 Yahoo 二〇一一最高搜索率 Yahoo Asia Buzz Award 大獎，衍生的版本更不計其數，不同版本



《小明返香港》MV，由韋然填詞作曲，李家仁監製及主唱。（YouTube 截圖）

加起來的點擊人次總數有一億多，在省港澳都同時掀起一片「小明熱」，連帶我繪畫的小明漫畫公仔也火紅起來，先後成為多個產品的代言人。這十五年來，小明就是這樣地到處去，《小明去拜年》、《小明遊深圳》、《小明去東莞》、《小明去澳洲》、《小明去倫敦》、《小明探阿爺》、《小明搭港鐵》、《小明過聖誕》、《小明上武當》、《小明搭叮叮》、《小明去滅蚊》、《小明愛香港》、《小明去抗疫》……總之，事無大小都是小明的話題，地無遠近都是小明要去的地方。今年初，李家仁來電說小明是時候要回港一趟了。就這樣，我寫了《小明返香港》。

「當太陽要匆匆歸家，當落霞迎晚意飄下……當這城晚風中追憶，當夢兒仍惦記昔日，小明何事他鄉住，小明返歸啦！……小明快啲返香港，你家人在屋企等你，……東方之珠仍光閃爍，不離亦不棄，……一齊為香港打氣，一齊做齣好戲！……」

歌曲寫好了，也錄好了，派了台，也剛剛打上了國內的華語金曲榜。重看這首歌曲的 MV，突然發現自己寫的歌詞，是否寫得沉重了一點呢？也天真地很想問問小明是否會真的「返香港」……



掃描二維碼聆聽
《小明返香港》

（作者為香港著名音樂人。）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假銅鑼灣鳳城酒家舉行文學晚宴。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潘耀明先生與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聯袂宴請參加《香港文學》四十周年活動的外地作家學者，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亦應邀蒞臨盛會。席間各方交流甚為熱烈，與會者暢談各地文學動向，並寄望香港能夠繼續扮演文化樞紐的角色，為推動華文文學發展作出貢獻。

——編者

追記一場仲夏的文學聚會

崔文冰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以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胸懷，汲取中西文化精華，積極拓展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互鑑的多元管道，努力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感謝大家長期以來在各自的領域為世界華文文學的創作、研究和發展付出的努力，向世界講好蘊含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中國故事！

馬逢國議員高度讚揚潘耀明先生數十年如一日，不遺餘力推動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不僅促進本地文化繁榮，更擴大了香港文學在國際華文界的影响力。自一九八八年由曾敏之先生和劉以鬯先生牽頭，包括潘先生在內的三十一位作家發起成立香港作家聯會，現有四百多會員，是香港活動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團體。當年在金庸先生建議下，潘先生籌建了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先後與香港大學、香港珠海學院等高等學府合辦活動，舉行劉再復先生與高行健先生的對話論壇等，也曾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舉辦白先勇先生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講座，一場場高質素的活動，贏得社會廣泛讚譽。

為華文文學走向世界築橋

潘耀明先生與原暨南大學教授曾敏之先生，創辦（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及《文綜》期刊，為全球華文作者發表作品與信息交流提供園地。中馬建交五十周年之際，該會在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舉辦「世界華文文學與馬華文學及其（跨域）文化傳播國際學

仲夏的傍晚，夕陽為維多利亞港染上濃麗的橙色，微微的海風送來絲絲涼意，喧鬧的銅鑼灣幻彩絢麗的霓虹燈下，歷史悠久、極具聲譽的順德菜老字號——鳳城酒家，迎來了一場豐盛、溫馨的文學華筵。

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潘耀明先生與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聯袂宴請參加《香港文學》四十周年活動的外地作家學者，歡聚暢談、踴躍交流。與會嘉賓有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會長、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

馬逢國議員在致辭中，首先熱烈歡迎遠道而來的嘉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文化基因根植於



六月十九日，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潘耀明先生（前排右四），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名譽會長貝鈞奇先生（前排左五），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前排右三）與參加《香港文學》四十周年活動的外地作家學者在香港鳳城酒家交流聚會。

（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提供）

術研討會」，來自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四十多位知名學者、作家和該國多位議員及《星洲日報》社長出席了盛會。

潘先生還在二〇〇五年成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推動華文旅遊文學，每兩年一屆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和澳門基金會舉辦研討會，已歷時八屆。同時也主辦香港以外的旅遊文學徵文比賽等；並成立「字遊網」，刊載旅遊文學作品與資訊。

潘先生被譽為「文學事業家」，是以創作、編輯、出版、組織活動於一身的文學全才，為溝通內地與香港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讓方塊字的血脈在兩岸三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疆域暢通無阻。

馬逢國議員亦讚譽了香港文化體育事業發展中廣受尊敬的傑出人物貝鈞奇先生，長期以來，他以深厚的情誼、巨大的熱忱、慷慨解囊，支持潘先生的文學活動，為相關項目提供堅實的資金和物質保障。他是香港文體界一位「出錢出力」的不可或缺的領軍者，其多年來對香港文化及體育事業的鼎力支持與無私奉獻，超越了簡單的贊助，是一種深入參與和長期承諾，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潘先生在歡迎辭中不無感慨地說：「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們的老朋友，此時相聚香江，百感交集。（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二十年前由原暨南大學教授曾敏之先生創辦，由世界三十多家華文文學團體組成。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能為繁榮世界華文文學創



歐遊詩草

莫雲漢

維也納金色大廳欣賞 莫扎特音樂會三首

一

不識行雲第幾章。自慚暫冒作周郎。
琴臺一聽金鶯囀。誰在長天叫曉霜。

二

琴弦琴鍵奏還彈。緩踏草原急盪灘。
一陣風濤交響下。好將魂夢出塵間。

三

隔代才情異國宗。神隨弦動一相逢。
莫因古典能鳴世。聲律音符遇不同。

註：異國宗，異國宗親之戲謂。聲律，喻中國古典詩詞。

遊諾吉勒湖（Neusiedler See）

一湖跨映兩邦秋。帝國如今逐水流。
忽起風雷來報訊。雨狂驟洗以伊仇。

註：湖泊總面積約三百二十平方公里，橫跨奧地利與匈牙利兩國。遊湖時，忽起狂風暴雨，雷電交作，又適聞以色列伊朗停戰。

（作者為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榮休教授。）

作、促進海內外華文文學交流，起到橋樑和文化窗口的作用，飛架南北，連接古今；面向大洋，透視未來。這個舞台雖小，卻能發揮緊密的文化紐帶作用，為整個華文世界提供觀察、思考、敘述的無限可能。繼往開來，我們希望能通過這座橋、這扇窗，繼續推動華文華語文化的傳播、繁榮和發展。感謝各位志同道合的文友，共同攜手，在世界華文研究、創作的路上孜孜耕耘、默默堅守。」

是次聚會匯聚海內外二十多位重要學者與作家，出席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張重崗教授和趙稀方教授、暨南大學白楊教授、福建師範大學袁勇麟教授、南京大學劉俊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胡德才教授、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華文文學論壇》李良主編、廈門大學林祁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凌逾教授、浙江大學金進教授、東南大學張娟教授、廈門大學張羽教授、香港學者黃維樑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教授、馬來西亞作家暨學者辛金順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張松建教授等，以及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秘書長兼司庫、香港作家聯會秘書長彭潔明女士，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公關部主任、香港作家聯會副秘書長崔文冰女士及亞聯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行政主任鄭偉傑先生。

（作者為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公關部主任、香港作家聯會副秘書長。）

（明）

本刊十月號〈烽火中的童聲：母親與孩子劇團的抗戰記憶〉作者羅海雷繼續追尋「孩子劇團」的歷史，透過英烈李少清的感人事跡，以及嚴良堃、吳培尼等一眾星光人物的卓越成就，展現這個劇團不僅是抗戰的童聲陣地，更是培育人才的搖籃，為這段抗戰記憶補上重要一筆。

——編者

烽火童聲再添憶： 孩子劇團的英烈與星光

羅海雷

拙作〈烽火中的童聲：母親與孩子劇團的抗戰記憶〉刊發後，幸得熟悉劇團歷史的友人來電提醒，不僅補充了一位長眠嶺南的英烈事跡——這是劇團中少有的奔赴前線、為國捐軀的成員，更讓孩子劇團那些藏於歲月中的閃亮名字與過往，得以被更多人知曉。在此特作補充，為這段烽火記憶續上更完整的注腳。

血染東江的少年英雄

孩子劇團的成員多是年少孩童，且女孩子佔比不少，多數人以「童聲」為武器，通過演出傳遞抗日

信念，真正走向前線拿起槍桿的寥寥無幾。來自安徽省潛山縣的李少清（一九二一—一九四五），便是這少數人中為抗戰獻出生命的英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年少的李少清在家鄉加入抗日兒童團，投身救亡運動。一九三八年初，他徒步數百里從潛山趕赴武漢，成為「孩子劇團」的一員，在長江中游各地奔波，用演出喚醒民眾的抗日熱情。一九四〇年秋，他奉命前往重慶，在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圖書資料管理員，繼續以文字為刃，助力抗戰事業。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爆發，李少清冒着生命危險，按八路軍辦事處部署散發《新華日報》，連夜刻寫蠟紙，將《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與周恩來的題詞題詩印成傳單，甚至通過軍郵寄給蔣介石。此舉觸怒國民黨，他不幸被捕，後在郭沫若的關懷下得以脫險。經此一役，他更堅定了投身武裝鬥爭的決心，同年春奔赴廣東，加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從「文藝小戰士」轉型為「游擊戰士」，歷任小隊政治服務員、中隊政治指導員，並於一九四二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四年秋，李少清任東江縱隊第一支隊猛豹大隊政治委員。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猛豹大隊在黎貝嶺村附近公路遭遇搶糧日軍，他沉着指揮戰鬥，一舉殲敵三十五人，將殘敵圍困於竹山村炮樓。然而在乘勝追擊時，李少清不幸中彈犧牲，年僅二十四



歲。如今，松柏朗村革命烈士紀念碑靜靜矗立，以他為首的七位烈士之名被永遠鐫刻，見證着這位孩子劇團成員用生命踐行的抗日誓言。

孩子劇團裏的「星光」

對香港讀者而言，「孩子劇團」或許是個陌生的名字，但這支誕生於抗戰烽火中的團體中，走出了多位在不同領域發光發熱的人物，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銘記。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我國著名指揮家嚴良堃。一九三八年，嚴良堃加入孩子劇團，在這裏開啟了他的音樂之路。他曾師從冼星海學習指揮，一九四〇年，正是他指揮孩子劇團首次公演《黃河大合唱》，讓這部激昂的作品通過童聲傳遞到更多人心。新中國成立後，嚴良堃歷任中央樂團團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二〇一五年更被國際合唱聯盟授予世界合唱「終身成就獎」，用一生的藝術實踐，延續着從孩子劇團開始的音樂理想。

劇團中還有兩位特殊的成員，他們的經歷同樣動人。一九三八年入團時僅八歲的吳培尼（又名裴黎），是當時最年輕的團員之一。因母親是上海地下黨員，抗戰期間無暇照料，便將他託付給孩子劇團。由於臉龐圓潤，大家親切地稱他「小豬頭」。解放後，吳培尼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學成歸國後投身國家建設，最終成為建設部總工程師，在另一條「戰場」

上貢獻力量。

而團員中職務級別最高的，當屬鄧力群夫人羅立韻。她在孩子劇團期間負責宣傳部工作，憑藉出色的能力逐步成長，退休時已是副部級幹部，用一生的奉獻，書寫了從烽火童聲到國家建設者的人生篇章。

這些名字與故事，讓孩子劇團的形象愈發立體——它不僅是抗戰時期傳遞信念的「童聲陣地」，更是孕育理想、培養人才的搖籃。每一位團員的經歷，都是那段特殊歲月裏，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縮影。

（作者為已故著名報人羅孚之子。）

◎

王慧娟

共生

要在曠野裏，舒展自己獨有的枝桠
森林卻另有法則
要調和各自的疏密、高矮和朝向
要讓每一片枝葉交織的輪廓
渾若一體
要有層次感，靜默感
要在晨霧之中，生長得錯落有致
要把青澀的、蒼勁的
織入濃蔭，又從濃蔭深處
保留自我的一縷陽光
要放下那些獨處的肆意張揚
無論我們扎根何處，都絕不允許
顯露出孤絕的形狀
哪怕風雨如刀

（作者為文學博士、戲劇與影視學博士後。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學會主席、香港女作家協會秘書長。）



鍾玲《我的紅楓歲月》，台灣：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資料圖片）

生命最傳奇的一幕——胡金銓的迅雷求婚。鍾玲 橫跨於學

鍾玲在八十之齡以玲瓏健筆完成第二本自傳《我的紅楓歲月》，此書承接《我的青芽歲月》，寫一九六七至七六年赴美國留學教學的親身體會。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秋日紅楓燦爛冬寒冰封萬里，九半年間經歷大時代逆向文化運動的激昂澎湃，包括反越戰、黑人民權、女權運動，又曾入住嬉皮士宿舍領會亂象中的理想主義與責任感，然後在紐約大學遇上

繼《我的青芽歲月》後，著名學者及作家鍾玲再度循着老照片追索記憶，融合個人生命史與國族歷史，推出新著《我的紅楓歲月》，以四十多篇自述性散文，描述住在美國九年的經歷。——編者

讀《我的紅楓歲月》

黃秀蓮

術、大學行政與創作三領域而游刃有餘，這能力亦反映於自傳裏。初到美國她只二十二歲，自小接受中產價值觀，卻能夠開明地理解嬉皮士有另類價值的追求，理性地分析軍警與激進學生的衝突同樣是以暴易暴，睿智地覺察到美國在越戰後已呈現敗象。

至於美國風景在她筆下份外有情，小河泛舟、楓林徜徉、雪地舉步等莫不鮮活。在異鄉幸遇良師益友，劉紹銘、周策縱、痲弦、鄭愁予、林懷民、溫健騷、楊牧、白先勇、於梨華、李永平等逐一登場，點染數筆，神態立現。不過，學者的思維使她不停步於描寫層次，縱深探討再有發現，如周策縱同代的學人為何去國不歸，內容因而豐厚。對於她研究的兩位美國詩人蓋瑞·史耐德和肯尼斯·雷克羅斯，不止論述其成就，也描述他們異於世俗的生活方式，再而發現在美國原來可以擺脫注塑機的倒模居然卓然有成。

自傳貴在真，貴在有性情，鍾玲於愛情刻畫中，流露出她對特立獨行的英雄格外崇拜，與及她一次拖拖拉拉終於辜負人家而陷於自責。初次邀請金銓到她家，「我忙進忙出，總覺得他眼睛不時飄向我。」「他來中央車站接我，他的臉喜上眉梢，一副大勢底定的神情……那一刻我也感覺到：『就是你了！』」兒女情長，她竟然辭去得來不易的紐大助理教授職位，只為了追隨金銓回港。這決定便結束了《我的紅楓歲月》。

（作者為香港作家。）



作者探究亦舒早年批評張愛玲「過時」一事、張愛玲的回應及相關考證，分析文學評論中的世代差異及其背後的厭老心態。

——編者

亦舒錯評張愛玲

莊園

閱讀宋以朗的《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其中提及亦舒（一九四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對張愛玲（一九二〇—一九九五）的批評。當時張愛玲這樣回應：

亦舒罵《相見歡》，其實水晶已經屢次來信批評《浮花浪蕊》、《相見歡》、《表姨細姨及其他》。雖然措辭較客氣，也是恨不得我快點死掉，免得破壞image（形象）。這些人是我的一點老本，也是個包袱，只好背着，不過這次帶累Stephen。中國人對老的觀念太落後，尤其是想取而代之的後輩文人。



亦舒《自白書》。（資料圖片）

「帶累 Stephen」是指亦舒在文中把宋淇（一九一九—一九九六）稱為「老先生」讓他看了「一凜」。那時宋淇六十歲。亦舒之前是張迷，但看了《相見歡》（一九七八）後寫了一篇〈閱張愛玲新作有感〉（一九七九），此文收入她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自白書》，不足千字。亦舒寫作此文時三十三歲，其時張愛玲五十九歲。亦舒嘲諷「張愛玲過時」了，還指責張不該「復活」。字裏行間充滿了「厭老症」。難怪張愛玲感嘆「中國人對老的觀念太落後」。

宋以朗主編的《張愛玲私語錄》二〇一〇年出版後，香港作家邁克在《蘋果日報》撰文〈張開大嘴巴〉，指「亦舒數落《相見歡》的文章雖然不長，但錯誤百出，粗疏程度直逼半文盲。」還找出亦舒文中指責張愛玲的三處文字都有硬傷。

致七十六道年輪： 掌心迸發的光痕

周蜜蜜

那些被烽火吻過的年輪
紋理間仍跳動着我們的指紋
像初春的泥土包裹着淬火的星種
當閃電剖開凝固的鐘聲
穿校服的孩童正從焦土裏
捧出用彈殼澆鑄的黎明

在汶川折斷的麥穗裏
我們以月光針腳縫合地層
當洪峰越過像素的邊疆
每粒沙都學會用根系編程

看北斗把古老的卜辭
鐫刻在雲端的碑林
機械臂在銀河碼頭
打撈沉落的光陰
此刻我們站在年輪中央
聽共和國的心跳震落冰凌
所有被苦難滋養的年輪
都在我們的血脈裏抽枝
——那是正在破繭的雷霆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
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一、把張愛玲兩年發表三篇文章說成是「大量生產」；

二、把《相見歡》的荀太太看的「章回小說」《醒世姻緣》說成是「電影」；

三、將張愛玲講的「戰後香港」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錯置為亦舒寫作的時間七十年代。

要說大量生產，作為通俗作家的亦舒那才叫大量生產，八十年代至新世紀的前十年，是亦舒的創作高峰期。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九年，她總共寫作出版了一百一十一部作品；九十年代（一九九〇—

一九九九），亦舒共出版九十二部作品。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九年，共出版八十三部作品。至二〇一三年，她已經出版了文學作品三百多部。

亦舒撰文指張愛玲過時的三十年後，邁克為張愛玲不惜「打臉」亦舒。此時亦舒已經六十四歲，而張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顯學。現如今亦舒（七十九歲）也成為她之前自己討厭的「老人」了。有趣的是，亦舒重版與新版的圖書中，再也不見她當年「閱讀張愛玲」的那篇文章了。

（作者為香港三聯書店資深編輯、澳門大學文學博士。）



我是金庸迷，讀遍金庸，常有悵然人世的失落和「情是何物」的叩問。近十年來，從頭至尾認真欣賞的交響樂，則唯有《神鵰俠侶交響樂》（以下簡稱《神交》）。

《神交》以楊過與小龍女驚世駭俗的愛情為主線，穿插俠之大者、海濤練劍、群英賀壽等支線，迴環折疊，如一幀幀電影畫面，令人從樂聲中感受到不同情緒，或沉鬱憤懣，或纏綿悱惻，或豪氣干雲。

全曲八個樂章，最打動我心的是一個「情」字，是劍影之外的兩心相知、癡纏愛戀。為了表現各種不同的「情」，作曲家阿鏗幾乎用遍了西方古典音樂的各種曲式與樂器、和聲與對位。

作者以資深金庸讀者視角，細緻剖析《神鵰俠侶交響樂》如何映照楊過小龍女的淒美愛情，並以音符勾勒江湖。從這場跨越雅俗的音樂對話中，譜寫出中西文化交匯的動人樂章。

——編者

一場武俠交響盛宴 ——我聽《神鵰俠侶交響樂》

崔森森



《神鵰俠侶交響樂》管弦樂版首次錄音CD封面。

第一樂章《反出道觀》，描述小楊過被帶到全真教道觀拜師學藝，卻受盡欺凌，被迫反出道觀，在古墓之中偶遇與世無爭的小龍女，開啟了另一段人生。

第二樂章《古墓師徒》，音調是東方的，節奏是三拍子的圓舞曲，結構卻是奏鳴曲式。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兩小無猜」、「麻雀飛舞（小賦格）」和「快樂時光」。

第三樂章《俠之大者》，主題「沉靜如山」，變奏一「心潮起伏」，變奏四「沉思奮起」，變奏六「千軍萬馬」，變奏七「諄諄善誘」，變奏八「大俠師徒」等，每一段都展現了郭靖的大俠氣度。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日，作曲家阿鏗（站立中央者）於亞美尼亞卡恰圖良音樂廳，親自指揮亞美尼亞國家青年交響樂團，演繹其作品《神鵬俠侶交響樂》。

第四樂章《黯然銷魂》是我最喜愛的樂章之一。以「愁腸百結」與「近呼遠應」兩段起場，再到「情到深處」一段收場，那種四顧茫茫，心緒雜亂沉鬱，苦中激蕩着柔情的百轉千迴，讓人深感生離死別之痛。

雅俗共冶的武俠交響

第五樂章《海濤練劍》三大段對比清晰、層次分明，表現了楊過與海濤搏鬥、浪中練劍，氣吞山河的萬丈豪情。「海濤洶湧與神鵬呼喚A」，如序幕拉開。「楊過練猛劍」，用樂聲刻畫劍光凌厲，隨風呼嘯過耳，光影翻飛，快意江湖。「楊過練快劍」，提琴顫音如狂風，鑊鈸愈發轟然炸裂，風浪更加狂勁險惡，巨浪狂風呼嘯裹挾飛沙走石。楊過獨臂舞劍，一招一式愈發快意恩仇，音樂有氣吞山河的威力，如熔岩熾烈，狂泄千里。

第六樂章《情是何物》也是我特別喜愛的一章。在「驚天一問」中，木管低吟如情腸百轉。「賦格主題 問世間 情是何物」中，各種樂器之特色發揮得恰到好處，訴衷腸最抵人心。「歡樂趣 離別苦 就中更有癡兒女」一段，用高低音樂器的對位，訴說離情之苦。這是一首作曲技法艱深的賦格曲。

第七樂章《群英賀壽》，全曲充滿喜慶氣氛，民族打擊樂的聲音十分搶耳。「小東邪A」，一派天真無邪、冰雪聰明的輕靈之氣，源源而出。「群英獻禮」一段，鑊鈸、長號與弦樂齊奏。「兒童獻舞」



段，短笛清脆，童稚之趣，栩栩如生。「楊過現身」與「小東邪B」兩段，豪氣與稚氣相映成對比。「群英賀壽」用號聲、鼓聲、長號、圓號、小號齊鳴，音樂力度漸快漸強，直至喜慶氛圍的高點。

第八樂章《谷底重逢》，描述楊過苦等小龍女十六年，絕望之際，跳下深谷，卻意外地在深谷之底與愛人重逢。「楊過跳谷」段，楊過的癡情與決絕，讓人驚心動魄。「呼喚過兒」段，聲聲「過兒」的柔情與楊過追尋小龍女的急切，令人動容。「喜極而泣」段，讓聽者也落淚。「慶大團圓」段，展現了中華民族集體潛意識中「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之美好祝願，大鼓、鑼鈸等所有打擊樂器紛紛登場，全曲在歡快高點戛然而止。

《神交》的成功，在中國音樂史上極具意義，被媒體和音樂界讚譽為「開以武俠小說為素材創作交響音樂之先河」。

在我看來，真正的藝術並不是曲高和寡的孤芳



《神鵰俠侶交響樂》國樂版錄音CD封面。

自賞，而是雅俗之間的一座橋樑。《神交》正是這樣一座橋樑——以交響樂的莊重演繹江湖的灑脫，用西方樂器的嚴謹詮釋東方武俠的寫意。我們聽到的不僅是武俠盛宴的饕餮歡歌，更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地和文化圖騰。這部作品最動人之處，在於讓交響樂走下神壇，卻又未失其高雅；讓武俠文化登上殿堂，卻仍保留其江湖氣息。神鵰江湖，既有廟堂之高，又有江湖之遠。文字與音符，武俠與交響樂，在世俗中蘊藏高雅，在高雅中品味世俗。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家國大義，兒女情長，情義兩心堅，問語穹蒼誰能忘？



掃描二維碼聆聽《神鵰俠侶交響樂》

（本文圖片由黃輔棠提供。崔淼淼為世界華人作家筆會秘書長、華人廣播電視台總編。）

二〇二五年時代盃「中國心·香港情」全球華文創作大賽小說組冠軍得主朱志華（筆名朱華），以細緻的觀察力，在小說《海闊天空》中深入探索小市民的生活世界，描繪他們在困境中的道德掙扎。她藉着作品在文學雜誌及網絡媒體的傳播，反思文學在當代社會的意義與角色。

——編者

文學開拓人世間的海闊天空

朱 華

並且因為工作性質，這隱情一直在她眼皮底下演繹發展。張月娥心裏雖然有自己的道德判斷，但她明白，隱私不可言說。並且她的職責是管大門不管家門。張月娥只能在心裏默默希望情況會好轉。但是，事情一來二去，那家住戶夫婦的困境最後竟然演變成了張月娥的困境。要突破這個荒誕的局面，張月娥必須做出選擇和決斷。

生活中，其實我們每個人——不管生活在哪個階層——都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困境。如張月娥式的，如住戶夫婦式的，如其他的。或者廣義地說：感情的、事業的、人際關係的、家庭矛盾的等等。怎麼突破面臨的困境，用什麼辦法突破，卻往往顯現出一個人的內在人格，顯現出一個人是弱者、還是勇者。我認為，人應該努力讓自己有點英雄精神，努力做一個勇者。

我的小說《海闊天空》參加香港文學出版社舉辦的時代盃「中國心·香港情」全球華文創作大賽，獲得了小說組冠軍。收到通知，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驚喜。說實話，投稿後我也曾對天默禱，希望自己能入圍。不敢想頭太大。畢竟，那是一個全球比賽，投稿者眾多。

《海闊天空》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主角張月娥是一位高級住宅區的夜班看更，她每天面對的，是文化和經濟水平高出自己一大截的人們。這些人舉止高貴，言談優雅，張月娥很敬重他們。

某日，張月娥無意中發現了一位住戶的隱情，

《海闊天空》在二〇二五年九月的《香港文學》雜誌上刊登了，節選部分照例被放在了互聯網上。後來發生的情況卻再次令我驚喜——首先，閱讀者超過了自己的估計。我原先一直知道純文學作品少讀者；再則，由於我把節選部分也鏈接在了自己的微信上，一些原先很少看小說的朋友居然冒頭來點讚；一些時常勸我不要把時間花費在「幫不到生活」的文學寫作中的朋友，也居然給我留言說：好看，好看。問我有沒有後續看。最令我意外的是一位久沒音訊的朋友，也居然聯絡了我，告訴我這些年她的人生遭



遇，她的痛苦和迷茫。說她看了小說後，感到心裏「海闊天空」了，更稱，日後再有事，她就會想想「張月娥」了……所有這些反饋令我感動，也令我振奮。同時意識到：什麼是寫作的意義呢？這就是了！如果說，原來不甚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卻忽然無比清晰了——文學作品能開拓人世間的海闊天空。文學具有獨特的力量。它柔軟而強韌，它悄悄無聲息、曲曲柔柔地抵達人的內心，進入血脈，通達全身。這樣的力量是其他學科缺乏的。科學、醫學、物理學等等做不到這些。因此，我認為，文學不可或缺。

如今，隨着時代的飛速發展，互聯網和數字技術令我們的生活方式、文學寫作、傳播與接受生態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傳統的文藝傳播，多依賴於書籍、報刊、劇院、影院等有限的渠道；如今，任何人都能在網絡上寫作，小紅書、抖音等等，即時便可傳播；任何人都能做短劇、短視頻、自媒體等，即時便可抵達觀眾。各種書寫內容更是爆炸式呈現：科幻的、生態的、虛擬生物的、互動的等等。新時代文藝的多元化令各種層次的觀賞者出現，並且見多識廣，對作品的要求也因此提高了。這對文學寫作者來說，是機遇也是考驗。置身新時代，文學應該寫什麼，怎麼寫，怎樣才能在時代畫卷中添上自己動人的一筆，是我們寫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海闊天空》就小說藝術而言，它仍有不少缺憾，但每一次寫作，都會令自己進步。《海闊天空》

令我體會到：寫作需要真實、貼切地反映人和生活的內在本相，反映人們日常惦念着的和內心掙扎着的；要真實、貼切地反映時代和眾生的關係，反映其間的獨特性和歷史性。再則，寫作需要耐心細緻地觀察生活。文章雖短，觀察時長。有朋友問我，你怎麼會如此了解看更的生活呢？其實就是觀察的結果。人的經歷有限，需要我們對生活細碎的、漫長的觀察。並且，寫作需要學習各種表現手法。一篇小說若能輔以合適的寫作手法，效果將事半功倍。《海闊天空》中，我採用了戲劇中的懸念寫作法。一路保持懸念，似隱似現，直到高潮。如今的人們工作生活忙碌，寫作者應該把小說寫得好看些，吸引人們。讓讀者有閱讀快感，是寫作者需要顧及的。

只有無比熱誠和無比認真的寫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描摹好人物和時代，最大程度地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最大程度地獲得讀者的共鳴和共情。

寫作者應該是時代發展的記錄者，是普通人的書記官。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曾獲第二屆大灣區杯（深圳）網絡文學大賽長篇小說歷史大獎，出版有長篇小說《雙城故事》、中短篇小說集《重要的人》等。）

藉由廖姐妹丈夫受傷的契機，「我」和廖姐妹圍繞鴿子「綠毛」的最終宿命而展開故事。作者細膩地描繪了「我」在猜疑與關愛之間擺盪的內心，最終於人性的善意與信任中，尋得了溫柔的和解。

——編者

廖姐妹、鴿子和溫泉

肖小娜

一隻白鴿從房樑上飛入窗，九平方米的屋子到處是歇腳的鴿子。牠們靚麗多姿：有白藍雜色、灰黑混調、純白等各種色澤，大大小小共二十多隻。鴿子咕咕叫喚，渴求把主人廖姐妹喊回家。廖姐妹正在岔街上最豪華的阿波羅酒店外瞭望，她左手提個大紅水桶，右手舉起白塑膠罐。在她左顧右盼之際，我們能觀察出她有一雙又亮又靈巧的眼睛，你看着她的眼睛，猜到她是位精明的生意人，不敢輕易欺詐她。

噠噠噠，送水車終於來臨。酒店的工作人員把早就預備的水管插上，唧唧唧，水鼓鼓地，流入溫泉池內。廖姐妹把握好時機，把水桶對接好水管，工作人員雖和她非親非故，但一回見二回熟，三番五次之

後也變熟絡，一兩桶水連同一大卡車的溫泉來說不算什麼，樂得分給街坊。我姐姐每晚在街上散步，必定望到廖姐妹，街坊們都知道她每晚七點準在阿波羅接溫泉。

家裏的鴿子左等右盼，老等不來廖姐妹。男主人唐先生偏又釣魚晚歸，家裏沒個人餵食。咕咕咕，這時鴿子的聲響變得急促，甚至有一兩隻心急的鴿子叫喚聲略顯憤怒。想來自己在天上飛來飛去，忙碌一整天，回家就盼着那幾口玉米粒和白菜葉，主人怎不回？

裝口糧的袋子堆客廳地板上，袋子是農村常用的白色化肥袋，又大又結實。那一口袋玉米還剩下許多。白菜葉倒是零星丟在客廳的角落，廚房灶台上也堆着一捆白菜，不知道是給人吃還是餵鴿子。總之，客廳和廚房的東西東一堆、西一袋，雜亂得像鴿子窩。媽媽說廖姐妹自從快遞店關門後就搬來和鴿子同居，位處一樓的養鴿房成了她和老伴的家。她有四套房，兒子媳婦住一套，另外兩套出租。

她一輩子不是在奮鬥，就是在奮鬥的路上。現在跟鴿子同居，雖然空氣渾濁些，卻省去一套房，多掙一個月房租。還不需要兩套房子來回跑，方便照料鴿子，還無需爬樓梯。她想這好處，便也不覺得居住環境不如另兩套精裝修的樓房。過日子嘛就要精打細算。以前在昆明一套房也沒得，還不是過得更苦。她望着水桶裝滿，心也被填滿。她提起沉甸甸的溫泉



水，每天的洗澡水也有了。讓我老頭享享福，他每天到郊區幹農活，在池塘邊釣魚，也是日曬雨淋，泡泡溫泉多爽快。真沉，哪有年輕時體力好掙錢多，不過還吃得消。我泡個腳享享福。對了，明天帶阿木去。哎，遇上街頭派發免費禮品時就需要我腿腳麻利。去年春節藥店送陶瓷杯，到超市買一個也要三十元，拿一個掙一個。三個月前東街發毛巾，上個月超市送杯子，阿木也不懂跟緊我，收穫好幾件免費日用品呢。下午四點鐘，孫女回兒子家。話說白天帶孫女，一下子花掉一百元，趕緊讓兒子帶走，明天不帶了。兒子拿回來的緬甸防蚊油，給阿木帶一罐，李姐捎一罐。都是老姐妹了。有啥好處都想著她們。哎，桶真有些沉，好不容易到家。

挨到家門口的廖姐妹把兩桶水擱地板上，掏出鑰匙正要開門。老伴回來了，他蒼白的臉色略顯狼狽，腳一癱一拐，走得很不像樣。

「你怎麼啦？」

「摔了，右腿破了皮。」

哎，快進屋。廖姐妹大驚失色，撇撇嘴道。

唐先生揩去前額滲出的冷汗，嘴角的肌肉依然忒忒跳個不停。廖姐妹扶着他往沙發一坐，捲起褲腳，替他檢查傷口時才發現一灘血跡浸滿傷口邊緣的皮膚。她趕忙拿出碘酒和紗布，仔仔細細消毒清洗後，麻利地包紮。

廖姐妹安頓好老公，見我媽拉着我從家門口經

過，忙叫住我媽：「阿木，不得了，我家老唐今天去釣魚，騎車時把腿摔壞了。」

廖姐妹說罷，眉頭深鎖，眼裏淌着淚珠。

「要不要去醫院看看？」我媽語氣異常急促。

「等明早看看情況，送醫院也要我家兒子開車。」

隔天一大早，大爹就被家人送醫。晚上八點鐘，昆明的天剛剛黑，還沒黑透，只見天幕上月亮和太陽趕着替換。我坐在店門口瞭望滑稽的太陽和月亮，癡癡一笑，廖姐妹已站在我身旁，她說：「阿木，我這兩天去醫院陪護，鴿子你幫我餵，這是鑰匙。」

「餵鴿子？廖姐妹，我去。」我搶着說道。

「拿好鑰匙，明早八點過來。早中晚各一次，把蔬菜和玉米丟飯盒裏，早晚換清水。自來水就成。記得嗎？阿煒。」廖姐妹細緻地囑咐道。

「記下了。」我接好鑰匙，廖姐妹爽快離去。

鴿子小小的頭顱貫通飽滿的身軀，曲線流暢美麗。翅膀緊貼身體時線條很鮮明，似隨時欲起飛。尾巴和翅膀合攏的方向一致，也強化體態的流暢。我眼前的這隻鴿子，額頭的墨綠色絨毛緊湊短小，脖子卻像染上一層青草。頭一伸一回，辛勤地咬着玉米粒。這隻鴿子和我有着不能言說的一份緣份。那天我發現店裏有個塑膠袋發出動靜，那是什麼？我好奇地打開袋子一瞧，竟然是隻灰色鴿子。

「哪來的？」我驚呼。

「農貿市場。」媽媽回答我時不忘手中的活。

「你買鴿子做什麼？」我問。

「燉給你吃。」

「我不吃鴿子，把它放了吧。」

「送廖姐妹。」好主意，就送廖姐妹。

它很快融入廖家鴿群，沒幾天儼然已在這裏安家立命。你瞧，它在我跟前吃得多歡，其他鴿子都在瞎逛時它早就飛回來飽餐一頓。「綠毛。」我叫喚它，它從此有名字了。

餵養鴿子的這幾日，我常見綠毛和一隻白鴿在一處歇腳。在雜亂的鴿子窩中，鴿子們飛來飛去，弄得我眼花繚亂。漸漸地，我目不轉睛地盯着別的鴿子。有一隻鴿子脖子上的毛髮黑白相間，間隔很勻稱，像繫上一塊黑白圍巾。翅膀和身子是明亮的灰色，真是太好看了。想不到一隻鴿子都有這麼精美的容貌。我瞬間迷上它，顧不上綠毛。

大爹在廖姐妹的攙扶下從醫院歸來，昔日「釣魚王者」凜然的神色此時變成發蔫的茄子色。看來大爹病得不輕。

有病號後，廖姐妹變得更忙碌，但我每天依舊看見她從岔街上提着兩個塑膠桶走過，她一到店門口就叫喚：「阿木，提溫泉去。」有時會多說一句：「老唐他今天還發燒，我擔心得很。」我媽跟着她邁着矯健的步伐堅定地朝阿波羅走去，留兩個背影給我。

我坐在昏暗的燈光下，望着門前名叫旺財的阿

拉斯加狗，它渾身不是黑色就是白色，自帶半個白天和半個黑夜。夜色確實長了點，旺財都顯得無聊。也是，一隻拴在樹旁的狗能不無聊嗎？在旺財耷拉着大舌頭，流出長長的口水時，她們終於滿載而歸。

「醫生說老唐要多吃雞鴨補身子，今天氣色好多了。」廖姐妹笑時沒眼角紋，提起大爹兩眼還放光。

我想着大爹生病後，廖姐妹從菜市場提着的雞鴨魚肉竟然比平時的都多，病人胃口比常人更好？我的腦子並沒因為發呆變得更發達，反而遺忘了许多人和事。好像很久沒看見，對，鴿子！我沒瞧見那隻綠毛。

「綠毛呢？」我湊上前，問滿臉幸福的廖姐妹。廖姐妹沒回答我，轉頭跟我媽搪塞幾句別的事。

「再見。」她丟下這句話，快步離開店門。步子急促又慌張，好像一個省略號。她一下子邁出很遠，換我左眼出現一個問號，右眼顯示一個感嘆號。

我尋找的那個句號是什麼？我腦子聯想到大爹生病需進補雞鴨燉湯。

偏偏老天爺流眼淚，下雨了。陽光還是那麼炙熱，曬在我臉上。我臉龐發燙，像曬到岔街上的每個行人身上一樣。不同的是回憶起綠毛是買給我燉湯，我的臉龐突然濕潤，頭髮滴水。我驚恐地抬頭望向天空，那坨烏雲蓋在我頭頂上空，雨點打着我。岔街外的天空依然晴朗。只有我和路人享受岔街的雨天，我的腦子快速閃現一排感嘆號。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兩首（外三首）

周 瀚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其一

風雲八十洪鐘響，猶記神州苦難多。
血浸青春圖救國，刀揮白日誓驅倭。
旌旗蕩野隨軍馬，鼓角鳴天奏凱歌。
浩氣長存揚偉烈，凜承忠勇護山河。

其二

壯闊風雲舉世尊，保家衛國赤心存。
英明將士爭揮劍，殘暴倭人屢喪魂。
功業千秋昭日月，丹青萬里振乾坤。
金甌補缺何驚險，敢待笙歌鼓沸喧。

觀九三大閱兵感懷

八秋煙雲汗馬功，三軍氣勢貫長虹。
重重鐵甲山河越，浩浩銀鷹天地通。
方陣威嚴多壯士，網機奇偉競豪雄。
京城亮劍金甌固，正義高呼止寇戎。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八十周年

八秋風雲浩氣存，擎旗浴血鑄忠魂。
飛槍舞劍除倭寇，衛國安家鼙鼓喧。

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感吟

勇禦倭奴不計年，蘆溝獅吼起烽煙。
長江湧浪長城鼓，勢護家家入夜眠。

（作者為中山大學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著有詩集《靈魂，在陽光中飛舞》、中英對照《周瀚短詩選》。）

雜的談話聲。

「老唐，早！又去釣魚？」

串銅鈴回應着它。

第二天清晨，我還在閣樓上賴床，聽見店裏嘈

黃昏時我在菊花叢附近散步，看見一隻綠脖灰翅的鴿子從小區的圍牆裏飛出來，飛到空中。我擦亮眼睛，不敢相信。直到它飛躍到菊花叢上空，晃動身姿，朝我撲來，雙足搭在我的肩膀上。

咕咕，綠毛的聲音是那樣空靈。我的笑聲像一串銅鈴回應着它。

每晚，廖姐妹提着兩個塑膠桶從門前經過，媽媽也提着一個桶出門，兩個女人默契匯合，合乎節奏地挪動臀部，有秩序地揚長而去。我好幾天沒到廖家看鴿子，每天我散步到菊花叢時，半空上還會飛出幾隻灰鴿，但我瞧也不瞧，我真的再也不去廖姐妹家了。

「早。」一陣嘟嘟聲後，大爹騎着電動車走了。我能想像接下來的一天裏，媽媽會在縫紉機上踩出幾件西裝褲的褲腳，會有一兩位阿姨提着幾顆水果或一盒甜點來店裏聊天。中午隔壁小菜館會傳來鍋塊雞肉湯和烤腸的香味。隔壁店那位背不出三三得九口訣的平頭小男孩傍晚四點半會背着一個藍書包，手拿一架玩具汽車從店門口經過。晚上七點半，鴿子們都飛回廖姐妹家，媽媽和她會提着紅水桶漫步阿波羅。天會慢慢變黑，菊花叢卻不孤寂，蚊蟲漸漸多起來，昏暗的路燈下，行人遠遠瞭望蚊蟲黑影在菊花叢裏打鬧。沒出意外，我還會眺望天幕上垂掛着的太陽和月亮。

港文學》編輯。）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香

（明）

痛

蟬聲落在星天外

暨南大學 常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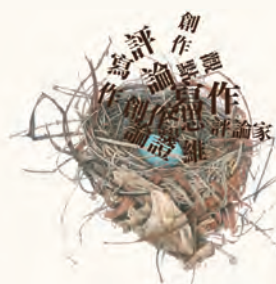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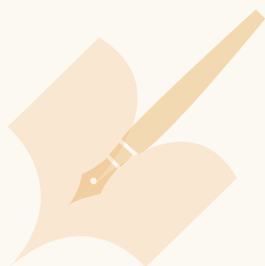


秋風驚起，你離開的消息，從驟響的電話聽筒跳進我的耳畔。窗外，一隻咳血的蟬從樹梢鬆脫，一棵樹疼痛了整個夏季的淤青，終於消了。

最後幾年，是你人生裏最漫長的時刻。病症反覆出現，元氣日漸衰竭。不安的預兆伏在我的心頭，日日惶然，等着那垂懸的宣判。

年幼時，我總在熟睡中踢開被角，夜寒侵襲讓腳心被凍得痙攣，疼痛使我瞬間驚醒，手足無措地拍着身旁的你。你在朦朧睡意中尚未清明，卻已熟練地將被子擁在我身上，合掌捂住我的腳，用手心的溫度撫平皺起的血管。

暑間清晨，伴隨夏蟬慵懶的鳴叫，你怡然地打着太極。我蹲在角落，用小木棍專心掘一塊卡在土裏的綠色石頭，把



它當做玉石，忙得不亦樂乎。日腳慢慢從我的髮辮爬上你的白髮。我按捺着分享的急切，等你緩緩收勢，才撲向你，興高采烈展示淘來的寶貝。

歲盡除夕，我纏着你下樓看煙花。你推說腿腳不便，連聲拒絕。那時的天空真是熱鬧，繁花連開不敗，絢爛如畫。星星都退在雲層之後，屏了氣靜心觀賞。我回頭，你站在陽台的紅窗花後，笑意盈盈望着我。神思恍惚間，我坐着最早的紅眼航班，游進無邊無際的黑暗。在沒有煙花的星海裏，寂寂穿行。

燒燎的火焰不住地幻動着往日的場景。我俯身將香頭抵近火苗，送你到最遠而不可及之處。然而，手裏的香總是熄滅，就算蘸了蠟油也無濟於事。不停地點燃，又不停被風吹滅。

是你在留我嗎？是你在用溫柔的手拉住我嗎？要再看我一眼，也要我再看你一眼——直到火盡人遠，大化無歸。再抬首，一顆星已在天上，一個人夜色蒼茫。

我與疼痛共生

澳門培正中學 梁馨之

我蜷在書桌上，冷汗涔涔。生理期的痛如期而至，



不是刀割，而是蔓延，彷彿世界籠罩着疼痛的薄霧。每月此刻，我都覺得自己在經歷一場「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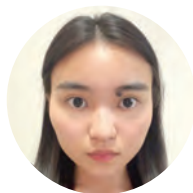
白天的課堂成了煎熬，老師的聲音模糊如隔岸潮聲，黑板上的字跡在視線中也扭曲變形。我很想休息，可鑽心的疼痛讓人睡不着；想吃點東西，可聞到味道就覺得反胃。實在受不了時，我才會吞下一顆止痛藥，等待藥效發揮作用之後，折磨暫時遠離了我。

可是，總有不解的目光投來，低語如針：「不過是小痛而已，有這麼誇張嗎？」這些細碎的聲音，其實比腹部的絞痛更讓人難受。經痛從不是矯情，而是許多女性每月都要面對的生理挑戰。想起母親曾經描淡寫地說，生產的痛是經痛的十倍。而外婆那一輩的女性，也早已將痛楚熬成生命的底色。她們穿越經痛，橫渡分娩巨浪，後來又在歲月的長河中，成為哺育家庭的養份。這些隱忍的痛，最終化作暗夜火把，照亮了一個又一個平凡而堅韌的生命。

所以，請細心留意她們皺起的眉頭、疲憊的肩頸，還有與責任交織的跋涉。我希望，在往後的時光裏，當理解照亮幽微，當付出被溫柔注視，這些苦痛才能獲得應有的尊嚴。在女性堅韌的旅程中，每一次被看見的痛，都值得世界以敬意回應。

拋棄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王碧珊



世間至偉，父母之愛；至為珍貴，莫若友愛。但並不是所有友誼都能長存，被拋棄的痛，教人刻骨銘心。

第一次，你將我遺棄於寒風凜冽的馬路邊，眼睛被吹得幾乎無法睜開。我卻固執佇立，癡等你三個小時，路人異樣的目光如芒刺背，讓我羞恥難當，淚水卻無法止歇。入夜，你下樓看到我時那紅腫的雙眼、哽咽的聲音瞬間軟化了我的心防。

第二次，我在教會門外，親耳聽見你與她們將我由外至內剖開來嘲諷，我卻沒有勇氣推開那扇門，只敢躲在門外潸然淚下。

最後一次，謊言如薄紙被戳破。你以學習為由掛斷我的電話，轉眼便與我厭惡之人相談甚歡，若非我在暗處窺見這刺目的光景，你的欺騙還要延續多久？

當我們走出父母的羽翼，友誼便是人生中除卻血緣最溫暖的陪伴，足以照亮幽徑，撫慰孤寒。我們的友誼曾像流星一樣絢爛，因此我才不願輕易放棄，竭力挽回。然而一次次的挽留，在你心中輕若塵埃。我累了。十二年的友情最終也

如流星在剎那絢爛之後，徒留黯淡，再無光彩。

縱然你曾給予我深入骨髓的痛，我亦不願因一人而棄絕整片森林。我始終相信我也能找到朋友，只不過我尚未遇見同樣選擇我的那顆星星。我若因你一人，便失卻尋找友愛的赤誠之心，那才是對自己最深的辜負，也最不值得。

痛楚的成長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黃梓琪



痛是一位人生導師，它讓我們成長，經歷挫折，感到絕望，但痛楚過後，回首發現它帶來的禮物便是——深刻的成長與蛻變。

孩童時期第一次跌倒的痛，膝蓋和肘關節的血痕讓我們小心翼翼地走路；運動拉傷的酸痛是提醒我們自己的極限。但是這些痛楚並不是懲罰，而是學習的契機。每突破自己的疼痛極限，讓我們的身體和意志變得更加強壯和堅韌，就像運動中的撕裂、修復；痛是成長的代價，也是我們一生中必經的歷程。

相比之下，心理的痛楚讓我們的心靈和靈魂得到淬煉。例如被朋友背叛的傷痛教會我如何辨別真誠與虛偽；最初的

信任和依賴源於自己選擇的「家人」，但是，當這份信任被辜負時，我不僅感情失落，更動搖了對人際關係的信心。雖然背叛是不幸的經歷，但從宏觀角度看，這未嘗不讓我看到人性中的缺陷，讓我在面對未來的關係時更加冷靜和理性。

由是觀之，痛楚和成長像大自然中暴雨和新生。暴雨過後，嫩芽破土而出；痛楚過後，內心的強大力量正在凝聚。誠然，痛並不是容易接受的，很多人會選擇逃避，終將難以成長。但選擇直面痛楚的人，懂得痛並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成長路上必經的旅程。雖然這段路上會有各種艱難，但是自己一步步踏過去，必將帶來豐厚的回報。

成長的印記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簡朗同



小朋友的情感才是最真摯的，沒有欺騙，沒有隱瞞，至少在我的角度是這樣的。直至發生了那件事……

「喂，今天我們到海洋公園真的玩得不亦樂乎，下次我們再一起去吧！」

路邊的小孩和他的朋友竊竊私語道。

我的思緒亦飄回小學時期。



尚記得我小學時期，亦有着一個好友，亦是約他到海洋公園，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爽約了吧。

對於那時懵懵懂懂的我來說，能與摯友一同前往海洋公園真是很興奮。還記得那時，我早了半個小時到那裏等他，但時間到後，他卻絲毫不見人影，天真的我還認為他只是被一些小事耽誤了，十分鐘，二十分鐘，那時我彷彿明白了到了什麼，也許他不會再來了把。

也許是上天聆聽到我的內心，也跟着哭了起來，雨水打在我臉上，令我分不清到底是淚水還是雨水，好巧不巧，可能是地面太過濕滑，令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擦破了的膝蓋和手臂，同時刺痛着我，卻還是比不上心靈上的疼痛！

忽然，一滴雨水滴在了我臉上，把我的思緒拉回來。痛，能夠令人記住那段經歷，不再重蹈覆轍，這些傷痛，讓我明白了待人以誠之重要，亦是成長的印記。

心的撕裂只是無形的想像

香港浸會大學 林子明

孩提時的跌倒，依稀仍能看見膝蓋的疤痕。那時的痛卻是實在的和充滿淚水。但有些痛如利刃悄無聲息地在心底劃過，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

正如蔡瀾先生談及他的老朋友倪匡，關於痛苦的價值觀「身體的痛苦，可以吃止痛藥消除，一粒不夠就吃多幾粒，定可以止痛；至於心靈的痛苦，是自己想出來的，只要不想就不痛苦。」

內心的痛是一門心的學問。有別於身體的折磨，那種從骨髓深處竄起的刺痛，是淚水與靈魂碎片交織成河。

好比別離時的痛，是細碎的、綿延的、空洞的折磨，讓人猝不及防。為什麼這種「痛」總是來得那麼突然？或許是你們之間承載了太多的回憶，彼此的溫暖，如今卻化作冰冷的利劍，刺痛了心弦。但願某日回首，你終能明白一切皆有限期，那時心的撕裂只是你的想像。

「水無定，花有盡，會相逢。可是人生長在別離中。」出自宋代詞人向子諲的〈相見歡〉有些痛讓我們讀懂生命的脆弱。有些痛燒灼着我們與苦難共舞。既然無法逃脫，倒不如在痛的冰川中尋找太陽的指引。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情」。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ator@m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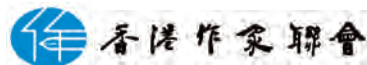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正義喉舌，文化明珠。
賀《明報月刊》
創刊五十五周年
劉詩昆

正義喉舌，文化明珠。
賀《明報月刊》創刊五十五周年

劉詩昆

國寶級鋼琴大師

（二〇二一年《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題辭，明報月刊資料室）

床前明月彎定圓

—潘金英—

過節了，但願人長久？
誰人佳句話中秋？

唉，無人無物獨居者
老來無事門外人呆坐
不理床前明月彎定圓
藤椅搖搖晃晃腳振振

看卷詩書驚誦句
枯藤老樹昏鴉！
嘆春花不再已變枯枝
一變再變誰能認？

彎曲指掌抓住什麼？
老了毛巾難扭動
無人理足夠自由？
獨居幸福？無人問
奈何我將臨黃昏
不想說話無人聽
怕人間世事政治
不想理 讓我靜看星星

刮風了
屋檐塵？都發聲？
還是傾聽？
社會奇幻黑可變白？
歪風成新潮？

門和鎖吵架發脾氣
嘑一聲被風吹關了門
上鎖的門 主人無家歸
不得不 在門口呆等

等誰？等鎖匠來拆鎖
鎖和匙一生已玩完
鎖自己陰影實太重
啪嗒啦！鎖匙不相交
相逢不相認
一生徒然孤單隻影過
星閃閃，安靜看晚空
懶理床前明月彎定圓



陳燦攝

明月灣區
總三十一期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潘金英為香港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會委任理事、香港都會大學兼任講師。)